



白水塘

(小小说)

■刘向阳

那天中午异常闷热,我匆匆扒几口饭,带上鱼竿溜出后门,与邻居何劲一起沿田埂地垄飞跑起来。

白水塘不是塘,是一座中型水库,建于1950年代,距我家约五公里。我们速度快,到大坝底下时采用迂回战术,抄小路从左侧攀爬山坡,穿过个把人深的灌木抵近水边。那儿有沙洲,形若卵石,连接陆地和水库,不啻天然钓鱼台。蓝天白云,湖光山色,峰峦叠影,风光甚好。我架势放竿,不时有鱼咬饵,好不兴奋。

何劲暂无收获,急得额角冒汗。一会儿,浮子抖动,何劲提竿,一条大鱼上钩了。我上前帮忙,他的钓竿弯成了弓,水面划出一道弧线。

“哪来的野小子,白水塘我包了,你们知道吗?这里不准钓鱼!”一声暴喝从天而降,何劲吓得慌了手脚,用力扳竿,鱼逃脱,钩子反弹“咬”住我手背。

“快走!”何劲猫腰就跑,也不顾我手背划破皮,出了血。我忍痛跟他原路逃窜,一上岸就被一堵“墙”给挡住了!

“兔崽子,白水塘如今姓吴,不姓公,谁也莫想胡作非为!”

何劲勾头不吭声,脑袋藏进了裤裆。我偷窥那堵“墙”——他叫吴途,个子高,头发浓密,圆脸大鼻子,两眼鼓得厉害,正恶狠狠地盯着我,我赶紧收回目光。

“我认得,你小子是长胜的满崽,怎么不上学,跑出来偷……钓鱼了?”吴途的语气有所缓和。

长胜是我父亲,与吴途是初中同学。父亲说,吴途调皮捣蛋,有点耍小聪明。秋天,学校搞勤工俭学,师生涌进山中捡油茶籽。大家满山翻找,热情高涨,只有吴途躲山岩后打呼噜,下午过秤,却数他油茶籽最多!难道他会变戏法?后来才晓得,他的油茶籽是趁村部无人,溜进去“顺”来的。吴途初中肄业后扛锄挥锹,成为家中主劳。他家建在半山腰,门前可览白水塘全貌。吴家人沾了水库的光,不论新鲜或腌熏,餐餐有鱼虾,谈吐带腥味,靠水吃水嘛。吴途更嫌垂纶麻烦,背地里荡“划子”撒网,反正白水塘姓公,即便被人发现也无所谓。随着时代进步,白水塘发包,恰逢吴途打工归来,他就包下它搞水产养殖。

“下不为例啊,快滚!”吴途嘟嘟囔囔,口吐唾沫。

我扯了扯何劲衣角,两人撒丫子打飞脚,钓具也不要了。

白水塘姓吴那些年,农历年底的“捕鱼大会”全村瞩目,我和何劲挤在人群中观摩捕鱼,场面十分壮观。十多条汉子拽绳、收网、赶鱼,声若洪钟,伴随着围观者的喧哗,白花花的鱼群跃出水面,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直至傍晚,满载大鱼的车辆陆续驶离,吴途腆着肥肚数钞票,两眼眯成了缝儿。许是念及与我父亲的同学友情吧,吴途只要看见我,就会挑一条草鱼让我带回家。我龇牙咧嘴笑,何劲却不高兴了,吴途就给他一尾鱼弄子,气得他抹眼泪。

我到县城读高中,有一次回家遇到吴途,他腰身水桶粗,发往上梳,油光可鉴。他没认出我。白水塘是聚宝盆,不光产鱼,也长财富、别墅和小车。吴途发家致富了,嫁女儿,迎媳妇,抱孙子,美煞旁人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因父母住姐家,就很少回村了。有一年酷暑,何劲来长沙,我们喝酒聊天,相聚甚欢。

“你多年不回去,可别忘了家乡哦。”“怎么会呢?我好想跟你到白水塘看看,扎几个猛子,游个痛快。”“别!别!猛子就算了,恐怕你有下水,就会被熏死。”何劲见我一脸迷惑,不由得喟然长叹:“还不是吴途,不,吴总……唉!”

早听说吴途当了老板,在白水塘上游成立一家环保牧业有限公司,生产规模宏大,人称“企业家”。

“打着环保的幌子,养的是‘二师兄’。这个吴途啊,腰包鼓了,思想膨胀,被人忽悠置地办养猪场,加之水库对外承包投粪撒肥,严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活……你晓得,白水塘灌溉着十多个村的稻田,还是全镇居民的饮用水源……”何劲不停地唏嘘嗟叹。

我好愤懑,酒杯往桌上一砸,“这,这……害人不浅啊!”

不久传来消息,牧业公司被关停,生猪悉数转场,合伙人去向不明,有关部门责令吴途修复生态,限期整改。吴途变得一无所有了。

几年后的春天,我应邀参加全省旅游发展大会,趁空回村一趟。何劲开车到高速出口接我,他流转几个村的田地,成了一名“农场主”。车入村道,不时有小车进出,两旁屋舍整齐,白墙飞檐,俨然如画。

到了白水塘大坝,放眼远眺,库岸游廊曲折,亭台楼阁隐约可见。一些游客在林间散步,白鹭飞掠湖面,游船倒映云影,平铺百里春光。“何劲,白水塘太美了,真是‘百般景物堪图画’啊!”我激动得诗兴大发。

何劲抿嘴笑了。不远处,有一位老人在给游人当导游,不时指指点点。“他是吴途啊。”何劲说。

吴途?我睁大眼睛细瞧,果然是他。他肚子瘪了,脸面瘦削,满头白发,精神甚好。

“经过系统治理,绿水青山回来了,稻米更香了,村里借乡村振兴的东风,要把白水塘打造成全省文旅基地,吸引游客来休闲、观光……吴途自告奋勇当解说员,闲时清洁库岸,守护这一面湖水。”何劲边说边看我,“早些年这里又黑又臭,也不知是谁举报的?”

四目相对一瞬,我们谁也不说话,满眼是风光无限的白水塘。



我与供销社之交

■贺万顺

早年间,家乡来河口于粤汉铁路(现称京广铁路)线上架设了一座铁桥。桥的近处有个生产队,因桥取名“桥梁生产队”。我曾迷惑过,火车经过时,铁轨常发出轰隆喧嚣之声,住户怎耐得住噪声,况且晚上又怎能入睡?可市供销社一门市部偏坐落在队上,保障了全大队社员的正常生活需求。

供销社门市部系旧式砖木建筑,泥土地面,墙体斑驳,营业间仅几十平方米。附近有的社员歇息时,就去店内跟营业员闲聊,消遣一天的劳累,或许喝点小酒开开心。门市部邓主任德高望重,并且与当地人相处融洽,其儿子还在一生产队聚了亲呢。

店内摆设着诸多家庭用品、农耕器具等。那时南杂包裹用草纸、棕条捆扎,细粒的盐、白糖也不会漏出。营业员的心算能力挺强,手秤称重后,即刻能报出货款来。散装酒、食用油料等用一长把勺从缸内舀出,然后通过漏斗流到各人自带的器皿内。布料用尺量度后,剪一个小口子,沿着小口子咔嚓一声准确无误被扯断。卖的东西多了,合计金额拨动一下算盘就知道了。营业员工多艺熟,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,比武项目。

每逢农历节日,供销社按各户人口多少分给计划物资,大家欣喜若狂,热闹非凡。箩筐、竹篮交织在一起,来客行走也挪不开步子,营业员则忙于应对。一路上去采购的,还有已经买好回家的,人人喜笑颜开,尽显节日气氛。

大利化工厂(几经改厂名,现为天雁机械厂)与我所在的生产队隔江相望,厂旁附着供销社商店。男孩们常划船去那里买鞭炮、画片、零食等。记得有一年冬日的一天,我跟同村一伙伴划船去商店买东西,返家时发现桨被偷了,我俩只好利用瓦片当桨使。

市供销社下设多个公司,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。1967年,我中专毕业后,被分配到市供销社所辖食杂果品公司,也成了供销社一职工。上班前,公司领导及师傅给学徒们讲课,还说常年闻到水果味,有益于身体健康。我的欲望是当个采购员,可以去各地见世面,却未如愿。培训后,我去二仓库上班了。

二仓库建于黄茶岭,仓库备有宿舍、食堂等,还有专人负责种植蔬菜、饲养牲猪,改善伙食。几座地下仓库冬暖夏凉,用以储存橘子。我的第一任师傅姓滕,他个头不高,操着一口四川腔。滕师傅是从外省聘请来的技术员,指导我们仓储知识。仓库橘子要定期查看是否变质了,发现稍有一点异样斑块的橘子需及时清出,由一搬运工用板车送到市内各门市部销售,烂了的橘子折价处理。

仓库收购荸荠,验收员传授了验收准则,即随意称一斤荸荠,视荸荠的个数而定等级。数量少,荸荠颗粒当然大,级别也就高。收购价格与级别相吻合,师傅叮嘱学徒们既要严格把关检验,也不可侵害农民利益。

春耕农忙时,我被指派去供销社金甲岭分店当营业员,身临其境了营业员工作、生活状况。我站柜台卖物品,接待顾客。有时,我和同事一道挑着货郎担走在乡间小道上,沿路春意浓浓,尽收眼底。货郎担备有烟、食料、针线、糖果之类。我们走村串户,社员看见我们到来,欲购的人围着货担看个究竟,男女老少各买所需。临到晚间,我们才返店。

我们跟仓库老职工相互尊重、关爱,工休时常娱乐、说趣事。会计夏传年长年长我10来岁,他给予我日常生活诸多帮助,我们成了忘年交。世事多变,近一年的二仓库经历之后,我们便离开了公司。离别前,大家依依不舍,公司还特派一辆货车送我们去韶山参观,50年前泛黄的黑白合影照至今我仍保留着。

往后,我故地追忆,那年间的旧址已经人非物也非了。

回雁秋月

■肖庆生

回雁峰是我常去游览的地方。因为那里有大雁雕塑、寺庙、碑廊、雁壁、长廊、亭阁,一年四季花团锦簇,绿树成荫,特别是雁峰秋月,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一睹它的风采。

这个秋日,当夜幕徐徐降临时,我踏着月光的余晖步入雁峰公园。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绿草如茵的雁峰小广场,广场中心的大雁雕塑仿佛在腾空飞翔。在雁雕旁,你可以看到一群中老年人随着音乐,引吭高歌,翩翩起舞,太极拳秀,让我情不能抑。再走几步,正面是一座雕梁画栋的仿古门厅,门厅上方一条横幅匾额,“南岳第一峰”为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赵朴初题写。厅后是一座气势磅礴的假山,峭壁断崖,杂草小树丛生,瀑布直流。我迫不及待地沿着厅后一条栈道拾多级台阶往山上攀登,秋风不时摩挲着我的面庞。

我登上山顶,在深蓝色的夜幕中,月光像美丽的少女,时而躲进云层里,时而露出笑脸,毫不吝啬地把光芒洒向满眸皆是翠绿的山峰。长廊、亭阁、碑廊、



秋兴三首

■谢 丽

一
横空雁点字一行,缱绻西风替树妆。
牖外蝉嘶关不住,黄菊召我吐清芳。

二
澄霄万象起初寒,偕偶随游七里山。
不必登高餐远色,一丛红叶半天闲。

三
绿瘦霜薄日影稀,心同鸿雁向往期。
千山已度云初暖,总有梧桐伴鹤栖。

秋怀(外两首)

■胡剑英

一只虫子率先呼唤
后来,许多只加入进来
被一窗秋雨叫停

中秋
用白云包起月亮
寄给山上的父亲
不再是,当年的味道

三色树

进入秋天的栾树
红,绿,黄
我改叫它:三色树

拍摄者的记录

■石泽丰

翻山越岭。向远处
索要孤峰绝景
看壁立千仞
有悬崖为证

落日也好,明月也罢
枫叶飘飞过的路径,拴着
晨曦与暮色热爱的江山
由此裹挟而来的秋天
我,用爱恨起伏传情



向岁月聚焦,快门
铭记人生苦旅
于回放中审视,才发现
特写长者
额上如沟壑的皱纹
掏空了心眼
也模糊了周边风景
重温着仅剩的寂寞

雁壁、翠竹、树木尽收眼底,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可见,让人沉浸在柔和的月色中。在皎洁的月光下,我绕着山顶广场走了一圈,一阵微风吹来,几片带黄而尚未枯透的树叶落下,几只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跳着叫着。我流连于烙满历史印记的碑廊、石刻。

此时,月上柳梢头。我离开碑廊,漫步走入长廊亭阁,静静地坐在长廊一条长长木板凳上,抱着双膝,痴痴地仰望月亮。那晶莹的大玉盘上是吴刚在砍伐桂花树,还是嫦娥抱着玉兔在眺望人间呢?还有那条银河,璀璨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在相会吧!这时,我才发现长廊的另一端一对恋人促膝而坐,望着月亮指指点点,然后用手机来回不停地拍照。

我不想搅扰别人的幸福,便掉头走出长廊,漫步在蜿蜒的小路上,仰望月亮穿透密密葱绿树木的光亮。

夜沉沉,游人去,寺院鼓声空远而清晰。我在返回下山一路上,眺望雁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,已是欢天喜地的万家灯火。